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刘云祥 美编/许明 照排/余佳维

父亲，您还好吗？

□裘七曜

父亲，时间真快，又到了清明。您在故乡的土地还好吗？听母亲说，在有月光的晚上，常在梦中看见您回来，把桌子搬出来放在院子里，然后炒几个自己喜欢吃的菜；接着呷一杯酒，自饮自乐，自言自语，飘然如仙。我在异乡，也时常梦见您。有时候您笑眯眯的，有时候您一声不吭……容颜如初，华彩依旧。

父亲，当我来到世上，睁开清亮的眼睛看到您的时候，您已经三十八岁了。听左邻右舍的长辈说，本来懒洋洋的您闻讯后喜不自胜。想想也是，在我的上面已经有四个姐姐了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，您焦渴，您唉声叹气……

所以，当我来到您身边，用母亲的说法：您变了，变得勤快，变得快乐。

您上县城开会一周，当我恳求也要跟着您去时，您竟然答应了。在姐姐们妒忌的眼神中，我神采飞扬地穿上新衣服和您上路了。尽管那时的我才五六岁，尽管您最后还是托人提前把我送上了回家路，但我第一次看到了城市高高的烟囱、流动的车辆、摩肩的大街……还尝到了不胜枚举的风味小吃。

父亲，尽管往事如烟，我却依旧记忆犹新。我无法忘却，就像落日映照的河面，那些点点滴滴总是珍藏在心间。

父亲，您还记得吗？在寒冷的冬天，您办公完夜归，看到我瑟瑟发抖，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肩上。穿上您宽大厚实的老布棉袄，总有一种喜悦溢上心头。双手不出袖子，衣长过膝，尽管自己已成了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，但温暖无比，就像您宽宽的胸怀，安抚那时小小的我。有时，父亲您背着我，我俩望着漫天寒星，在天寒地冻里边走边聊。您问我长大了去干什么，我在您的耳边轻语着自己的一个个梦想……冬夜，万籁俱寂，跟您睡在一起，用老布棉袄垫作枕头，嗅着熟悉的气息，偶尔还在您的口袋里偷偷摸出几分硬币更是欢天喜地，想象着明天怎样花的欢乐场景……

父亲，那个雪花飘落的夜晚，您还记得吗？那年我18岁，去县城找工作，您陪着我也给别人陪着笑脸。我满怀期待地望着您，在那个大雪飘舞的陌生街头。回来的时候，就在离家还有15公里的地方，前面有一辆车子四脚朝天横卧路中。司机说，车子不能前行了，你们下车吧。

您说，那我们还是走回家吧。那天我俩在那个夜色吻着白雪的雪中，沿着公路整整走了4小时。那是您陪我走过的长路。您也让我懂得了：这世上不管多长的路，在脚下总是微不足道的，因为总有人会和你温暖相随。

只是，曾经的我年少无知，常做错事；只是，再忆往事，惭愧惶恐。

父亲您不知是否还记得，那次我和几个小伙伴摇着小木船决定横渡象山港，想去看看彼岸的“桃花有多美丽”。在出发前，我跟母亲打了声招呼，就匆匆而走。母亲的劝阻无济于事，她急急忙忙地走了两公里的肠间小道，在海边的礁石上找到了扳罾棚的您。您心急如焚，赶到海边的码头上远眺海面，可我们早已摇舟远去，不见踪影。正当您捶胸顿足之时，幸亏有一个渔民出海回来，您央求渔民出海找找年少不谙事的我们。那位渔民大哥也是义薄云天、热情豪爽之人，他二话不说，带着您驶向无际的海面……

后来，渔民大哥告诉我，船刚离开码头，您就伫立船头，举目四眺，一路搜寻，一路呼喊，声如洪钟，撕心裂肺。

父亲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您已经六十四岁了。那时，家里刚建了楼房，欠了债；那时，弟还在读大学，也需要钱。那晚我俩在吃饭。您说，你结婚大概需要负债六千元，我给你承担三千元。我默然无语，潸然泪下。我把头压得低低的，埋在碗里，不敢面对面容清瘦的您。我曾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到：父亲已经老了，而我们还需要父亲的照顾，真是一种耻辱……

父亲，我喜欢看您喝酒时的模样，您更尽杯中酒后，有一种我欲乘风归去的旷达和洒脱。大伙儿都说：村里人办喜事只要您在场，总是很热闹。您快乐如风，热情助人，且妙语连珠，总能把氛围“喧”起来。所以，只要村中有什么热闹的事，大家都喜欢叫上您。

父亲您宽容乐观豁达，对名和利不在意。您常说做人一定要坦然真诚，勿起邪念，勿害别人，做一个良善之人、洁净之人。这样即使半夜鬼来敲门，也可磊落面对。

父亲，这世上尽管没有来世，但我宁愿相信有来世。我还想做您的儿子：被您牵着，被您呵护……而我，在时光里一次又一次的回眸，看着您慈祥的容颜、温情的眼睛。

永不过期的爱

□贾明明

家里的事情办完，我打点行囊，准备返回甬城。

母亲和小侄女闻讯赶来，开始往我的背包里放一些路上吃的东西。看她们放起来没完没了，我赶紧阻拦，路上吃不了那么多，背着太重。母亲说，又不是装不下，接着往里塞。小侄女也没闲着，拿着加多宝、露露这些饮料往里装。背包放不下了，她也没放过，在背包两侧放水杯的地方又塞进两罐，看看实在塞不下了，两人这才罢休。

母亲问小侄女，露露不是过期的吧？

小侄女说，这不是咱家的，是前两天我从姥姥家带过来的，新鲜着呢！

回家时亭亭玉立的书包，瞬间成了大胖子，背在肩上沉沉的。我想掏些东西出来，却被母亲和小侄女拦住，就这样硬生生地把我推出了家门。东西装满了背包，家人的爱装满了我的胸膛。

约莫二十多斤的书包，一路背着，辗转两千里，终于随我到了宁波。等到了家，吃了两块绿豆糕，感觉硬硬的，口感不太对。再一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，已经过期一个多月了。检查那两包火腿肠，也过期一周了。

想想自己也够傻的，三四斤的过期食品背了两千里，从河南到宁波，一路负重前行。结果，只能把它们当垃圾扔掉。

我是有些生气的，生自己的气，为什么装的时候不看看。又有些生母亲的气，装也不装点好的，弄一堆过期食品给我带过来。可很快冷静下来，食品过期这事，母亲八成不知道。这世上大概没有哪个母亲会这样坑儿子。侄女前几天喝了过期的露露闹肚子，母亲还专门提醒她，别把过期的露露装进来。

想到这，赶紧给母亲打电话。我告诉她，家里的绿豆糕过期一个多月了，赶紧扔了吧，别吃了闹肚子。母亲在那头，一脸的不相信，不会吧，这是前几天亲戚刚提过来的。我跟她说，你看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知道了。她答应着，说等下仔细瞧瞧。我接着说，火腿肠也过期一周了，该扔也扔了吧！母亲说，火腿肠还有一包，扔了可惜了，明天油炸一下，都吃掉。

看着桌上这堆吃的，我最终还是拿起剪刀，一个个剪开包装，食品扔进了厨余垃圾桶，包装扔进了其他垃圾桶。不能因为生气，就不做垃圾分类，不能让情绪牵着鼻子走，去做一些错事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是该有的自觉。

丢了垃圾之后，我坐下来，开始想一些事情。

父母给予子女的爱，大多是无私的，这爱会随着孙辈的出生有所转移，但本质不变。他们永远都希望子女好好的，能帮一把会尽力帮一把，尽量为子女多分担一些的心情不会变。

看看背包，里面的哪一样不是父母的爱。东西沉甸甸的，比东西更重的是爱。食品是有保质期的，但父母的爱没有保质期，一直都那么鲜亮透明。如果非说父母对子女后辈的爱有保质期，那大概会是一辈子。

总第6950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